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九十四

楊守陳

弟守祉  
子茂元

茂仁

劉宣

子秉監

陳音

吳寬

張元禎

羅玘

楊守陳字維新邗人祖範有學行鄉人稱柯菴先生  
嘗誨守陳曰聖賢之學以精思實踐為要博聞強記  
輔此而已守陳受教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舉景泰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遭父喪祖父母繼歿居廬七  
年服除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  
錄成遷洗馬嘗進講武成篇因曰魯論稱舜無為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  
勞而逸也然秦二世深居禁中委政內侍乃召望夫  
之禍明皇高居無為肆情嬖艷卒啓祿山之變是何  
也蓋二聖能舉相除凶信信明義憂勞於先故速安  
於後後世人主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耶  
此聖狂治亂之分惟陛下留意左右聽者莫不悚尋  
進侍講學士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毋憂闕起故官守  
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退處初嘗教習小內侍至是  
多責幸者欲援之謝曰嫠婦守節顧老而改志耶孝  
宗出閣為東宮講官時編文華六訓事涉宦官者皆

不錄守陳以為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  
孝宗嗣位官僚悉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  
郎帝舉筆去南京字左右言劉宣見為右侍郎帝乃  
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  
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  
王前臣何敢望孟子然敬君一念異世同心臣請陳  
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道也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  
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官

僚伏覲陛下儼然端拱胡讀經書未嘗降一書問以  
窮究聖賢之具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誥未嘗進  
一詳說以極論帝王之要道如此理欲之辨何由明  
知行之功何由盡是陛下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陛  
下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至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披閱者百  
官之題奏而已至諸司之典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至千官之正議  
萬姓之繁言何由聞之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博也  
所得未深所資未博他日銳志以懈欲心漸萌今日

所行之善政安保其守而不變。夫願遵祖宗舊例。開  
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其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可  
矣。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苟有未  
明。輒賜請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  
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萬  
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  
之文華殿。後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  
陛下退朝。來御悉。加披覽。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  
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  
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

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卷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來覲。俸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不當則許言官駁正。陛下審擇而行。焉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假詞。色詳詢情。務竭下情。如此則視聽不偏。今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臣言迂濶。但如近日之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題本。皆付內臣。詞旨批

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耻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解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刑罰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願陛下垂聽而力行之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由守陳啓之也尋以史事煩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叅事史館守陳啓言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



使當時朝政與死事諸臣皆闕焉無傳及今蒐採猶  
可成書景帝已復位疏而英宗實錄猶書附邸慶平  
宜改正留中疏多忠言正議當宣付文館疏其病不  
果上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初守陳居喪時作  
禮記周禮儀禮私鈔總見羣經傳註多不合己意及  
作易書詩春秋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私鈔多先儒所  
未發第守趾子茂元茂仁守趾字維立成化初舉鄉  
試第一入國學祭酒刑讓下獄再率六館生伏闕訟  
寃時論義之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  
遷陞京師會從老守陟為太牧省所遷欲兼遷守趾

乃以為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五經筵再  
遷侍講學士給事御史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  
尚書屠滸奏遣他官攝之守陟言當力救使還職若  
遜遭代別出獄無時貽書於滸極言其失人爭傳誦  
之十年大計京官守陟時掌院事上言臣與掌卷事  
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而  
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于吏部  
又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做兩場位我朝優假學士  
屢歲待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  
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不應學士乃俛首聽考

况臣等所職講讀撰述而已其稱與否俱在聖鑒苟  
非其人立當黜黜有不待於考察者望特加優異示  
右文重儒之意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陞始修會  
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  
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時會典猶未成衆議  
守陞纂輯精當仍留為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遷任進  
三秩十七年以災異復俗九卿陳五事多施行武宗  
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  
奪其加官瑾敗乃復久之卒守陞為人篤實博極羣  
書師事兄守陳文學行誼相淨其為解元學士侍郎

嘗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  
守陞為位哭奠者三年予茂清以父任歷馮陽知州  
有異政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郎中為人強直不撓善辨寃獄汪直之陷楊士偉也  
急徵其贓僚友莫敢近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其上  
出為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  
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  
大張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事奏言治河之役  
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  
色陰晦帛不能燃久之而所焚之餘宛然人向具耳

日只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大豈偶然乞召還與鏡  
完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之家威權  
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  
異查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無庸復  
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帝下山東撫按劾奏言  
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于是興銳連  
章劾茂元妄而帝又入外戚張氏言遂遣錦衣百  
胡節遠之父老遮道懇節乞歸奏天子還我楊副使  
此陸見茂先長跪不伏帝益怒置之詔獄罪將不測  
節乃適即中官備言父老懇免狀中官多感動會言

著交論救刑部擬贖杖還職特請長沙同知謝病歸  
中外交荐甘不納久之始起安慶知府歲祿奏留漕  
糧四萬石賑貸民德之遷廣西左叅政正德四年劉  
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因索賄茂元不予瑾又惡  
茂元從父守隨遜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俄遷雲南  
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數月改  
蒞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于美璜以廢官南京  
中府經歷武宗駐驛南京江彬有異志遣校卒分守  
諸城門且索門鑰於中府美璜堅拒彬怒誣以他事  
遂守吏世宗立都給事中劉穆等白其狀詔復官茂

仁字志道六歲入小學客有持銅爐令賦者應聲曰  
範金以為體然火以為用客大異之成化末舉進士  
歷刑部郎中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梁紀貪暴  
倚給事中鄒文盛往按之盡發其罪茂仁居官廉慎  
如其父元終四川按察使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父坐罪謫戍盧龍卒宣時八歲  
能自奮於學暨長有司勾補父役雖在行伍誦讀不  
輟遙地無師徒步詣京師問業值大寒暑再頭絕道  
上並遇救得不死或勸止休宣憤然曰吾不自力料  
第安所旣軍籍卒正統末也先假貢獻窺伺宣上書

言敵不可信宜預為備居數月果有土木之變從部  
將守天津密贊戎事或誘之遊或欲留之妻以女皆  
拒不聽崇泰改元事定還獻文於巡撫鄒未學未學  
大奇之曰子必為解元聞者咸笑其秋應試果首選  
此折卷或以軍士欲抑之主司劉銓不可竟置第一  
由是名效起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震宇通  
志成進修撰成化初直經筵秩滿進右諭德憲宗實  
錄成進右庶子彭華私憾李東屬蕭彥莊誣劾宣不  
平詣華即面斥之曰李公正人君為此世且謂吉安  
器對若君華何面目對士大夫華不能答宣坐是忤



當道出為南京太常少卿條上禮儀缺佚者十二事  
多允行宣以侍從出外至十年不調無怨色十八年  
始遷本寺卿掌南京園子監事教立恩洽士類悅服  
玩球道于承學或言蠻夷子不足教宣曰彼慕中國  
而來烏可負也且不令輕中國耶撫之加厚生初以  
勢見却不納生請於朝得命乃受之居五年召為吏  
部右侍郎孝宗立轉左弘治三年擢南京工部尚書  
嚴出納剋奸獎償官逋數千而羨倍之部事修舉明  
年卒宣事母孝性耿介守禮熟本朝典故自奉至薄  
食不重味一衣四十年不棄淮與李汝省同江西人

牧省寄容存之而宣實不知卒未嘗通問以是孝宗  
更化凡經牧省荐者多劾罷而宣獨進秩正德中賜  
謚文懿子東監守遵教正德初進士歷刑部員外郎  
錦衣千戶王注殺人都督錢寧庇之莫敢問會東監  
代署司事欲竟其獄再搆之不至遂據衆證定罪寧  
怒尚書張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韶成尤東監東監  
稱疾不出論者由是重之尋擢大名兵備僉事改副  
使嘉靖三年司禮中官賴義迎獻帝神主於安陸東  
監與之爭公館義歸奏之逮下詔獄踰年謫韶州通判  
累遷臨安知府未至卒東監守正疾邪在大名改淫

祠千數及被逮寓書條長曰淫祠傷害民俗司教者之責也東監以罪行奸人必為報應之說以惑衆願力持之其末道不撓如此家居喜講學嘗受業於湛若水郡中多講學之會每襟被往來風雨不輟其卒也年未五十同邑劉陽稱之曰先進有言名節一變而至於道印山早勵名節至臨死不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印山者東監別號也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人淳樸過人無賢愚貴賤輒傾盡慢之亦不殺然遇事執義為夫莫撓也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

政略言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  
問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  
陳欲望進益難矣願退朝之暇引儒臣有學者賜  
坐便殿從容咨論庶幾仰發聖聰有所裨贊異端者  
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今所號法王佛子真人初  
無寸長而名位隆峻賞予濫溢宜一切罷遣有請營  
寺觀者悉置於法則妖妄可絕正道以明國家養士  
百年得賢不易既已得之願復棄置如致仕尚書李  
柬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  
當世以望宜召還束等而置獻章於臺諫朝廷難致

言官顧多緘默以有擯斥之辱也願召選判官王徽  
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毋  
死廷臣皆往弔獨翰林不往侍講徐璣恐忤時謀於  
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  
何詞氣憤激璣為愧阻杖滿進侍講直經筵汪五勢  
烜赫其黨章瑛夜帥邏卒入兵部却中楊士偉家收縛  
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並求壩呼曰爾何人  
敢擅辱朝臣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  
皆孺輩曰我翰林陳音也瑛為少戰久之遶南京太  
常少卿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音貽書勸其周

辭言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為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優經術士多潛其門者然性健忘凡世故環屑及諸穢簿事皆不解故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為笑然不虛實也予舉舉人辛進士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博學工文有聲諸生間屢試不利貢入太學鄉試不欲應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教勸就試遂得舉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增孝宗末宮每進講聞雅詳明意存規諫至理亂邪

正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也。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  
臣數移事問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竊惟東宮講業  
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  
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不多於報講  
之日也。豈容復以他事更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  
居宿於外誠欲靠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  
天下本哉。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講明正  
道所得為多也。帝嘉納之。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  
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  
講。孝宗弘治九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特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  
專典誥勅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  
太后崩廷臣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祔祿  
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欲從嚮議終以  
並祔為疑下禮官集議寬言晉頌閔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  
然皆繼室作配天子非子孫嗣位尊崇所生也惟孝  
宸紀建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會大  
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為最謝  
遂次長遷既入閣嘗為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



從他日又言且爭之曰吳公科第年齒開望皆先於  
遠而遠越資居此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  
退舉寬自代亦不採用中外皆為之惜而寬甚安之  
曰吾始願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被旨勉留竟  
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授長子與中書舍人次  
子與補國子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  
守以正寵利所在退避若有所畏於書無不讀詩文  
通雅兼工書法生平重倫理篤恩義有回數頃嘗以  
租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造疾京師遷至郟且  
必親之恩苑為殯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其子

稱貸歸喪寬命還所貸自贖之一時稱為長者必推寬卒之日士大夫莫不惋惜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異之命名元微既而為巡撫韓雍所器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居數月上勤學聽政用賢厚俗四事略書經筵之外宜日御文華殿召詞臣分番進講於馬因而驗之身心推之政事以立為治之大原而午後則披覽章疏次日召大臣面議而親決之清晏之暇并召庶僚速訪時政俾各摠所懷如此則下情畢通

事無蔽壅今之大臣多不勝任請令廷臣雜陳其賢  
否陛下令公議而去留之然後命留者甄察其屬吏  
而監司郡守付之內閣吏部審其進退則百司庶職  
庶幾得人至于給事御史官秩雖卑權寄實重令吏  
部選授但取言貌一何輕也乞令兩京科道互相彈  
論以俟退黜而博選內外剛正敢言者以補之然不  
宜委之大臣蓋大臣恐剛正者指其瑕疵必將荐引  
側媚柔輟之人人情既感其恩孰肯復言其失此正  
古者大臣不舉墨鍊之意也疏奏不省預修英宗實  
錄與執政議求令引疾家居尚建一莊以其租濟族

黨貸鄉民而官紀其籍講求性命之學四方多從游者閱二十年中外交荐皆不赴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而非大有為之主也臣伏在田里側聞陛下毓德音宮已負大有為之望乃邇者頗聞崇異端嬖近習以蠹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臣願陛下力行者有三曰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而已其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四年實錄成遷南京侍講學士尋以養母歸十年修會典召為副總裁帝重其名至則進學士

充經筵日講官意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  
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  
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為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仍  
先日講官兼侍東宮錄讀十七年改掌詹事府帝晚  
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讀通書兩銘諸書帝亟取觀之  
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有意大用之無幾要駕武  
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勅元禎  
素有盛譽家食既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其後革  
魏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迥滿多冊笑之又名位相軋  
遷其去已止遂騰謗議兩京言官不察交章論劾元

預亦雲疏乞休賴大學士劉健力保持之已而健去  
侯元禎亦卒天啓初進謚文裕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博學好古文務為奇奧年四十  
尚困諸生輸粟入國學時丘濬為祭酒議南人不得  
錫北監玘因請至三受扑猶不已濬嘗之曰若識幾  
字必強乃爾玘仰對曰惟中秘書未讀升濬乃姑留  
之識其名堂狂他日試以文大驚異命作長安賦益  
嗟美自是更為知已成化未領京闈鄉試第一明年  
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並肆力古文每有作成據  
高齋或閉坐一室瞑目隱度客有竊窺者見其形容

反槁存死人氣為却走然自此文益奇變出流革現  
亦厚自負顧尤矜尚節義臺諫以救知州劉遜盡下  
獄玘言當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其識  
大臣之以明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玘上言曰  
大臣者所以表正百僚風厲天下者也今若此固宜  
悉真重典然其人多尊官顯位自天下及四裔皆仰  
望之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將啓遠人慢易朝廷之  
心此大可憂也人情寤急則必思所以自免又將乞  
哀責戚近習之門是一季廣既往而數李廣復生更  
大可慮也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

攻摘且玷終身臣愚請陛下免令指名惟降勅察諭  
使稱疾引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為朝廷羞而仕路亦  
清於是南京科道楊廉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  
且言尚書屠浦白昂必不可不去帝不問其後以天  
變黜玘大臣竟如玘言秩滿進侍讀李夢陽下獄玘  
庸壽寧侯託肺脯陛下當有以保全之夢陽萬一不  
保蘇為侯累帝深納焉正德初遷南京太常少卿劉  
瑾亂政李東陽依違不能正救玘東陽所舉士也賜  
書責玘大義且請削門籍示絕其提節不撓如此進  
奉者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尋署國學及通政司却



堂隸免役銀斤公費創吏舍新庫閣遇事嚴謹僚屬  
畏憚時畿輔羣盜縱橫而皇儲未建玘疏論激切丑  
侵及執政者七年冬考績赴都遂引疾致仕歸寧王宸  
濠慕其名遣使致餽玘避之深山及宸濠叛玘已病  
猶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嘉靖初賜諡文廟  
學者稱圭峯先生

論曰儒者之言每踰於迂濶為所厭聞然講筵啓沃  
陳善格非非其道莫敢以進也楊陳吳張諸子其殆  
庶幾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九十五

徐恪

朱瑄

潘張

禮梅羅

明王

邢表

張弼

王霖

楊峻

李介

張錦

楊錦魏紳

周益中

劉果

徐鏞

李昂張璋

韓錫

朱欽

林元甫

子有孚有祿

從子有年黃璉

張賓 秦崇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中官欲出領抽分廠恪與同列疏爭中官怒請即遣

格等往將撫其罪既而無所得乃已出為湖廣左叅

議遷河南右叅政陝西饑當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

請輸直上下稱便弘治初歷邊左右布政使徽王府  
承奉司遠制置吏恪革之王恕奏恪侵侮孝宗直恪  
貽書誠王河徙開封有議遷藩府諸司許州者恪陳  
其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自  
昔有天下者常輕東南重西北不知秦項梁唐龐勳  
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遂成大患今東南民力已  
竭加水旱洿繇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之地陛下可  
不體天心寬民力哉伏見近邊內臣往司織造乘輿  
服御所用幾何而工役科歛勞費無紀禁闈近侍地  
勢尊嚴有司趨承惟恐或後一切供億悉出民膏陛

下春秋鼎盛方當躬節儉以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  
故困東南之赤子乞召還內臣并勅撫按諸臣加意  
拊循庶變異可弭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  
致祭所過為民患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  
位又獲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汰冗官清賦稅禁  
科擾定贖例革抽分數事多議行其年冬光州商城  
羅山星變恪引咎自責因言河南海饑之餘民困未  
蘇今開封十四州縣有河決兩窰之災地又數震方  
冀省刑薄稅綏靖斯民而舒逋之命遽下所徵千萬  
餘石其間多有已被恩詔者不知艱難待盡之民何

以堪此帝感其言多所蠲豁御史李興請于耶陽別  
設三司割南陽荊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之恪力  
陳五不可乃止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及為  
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于是宗人多不悅平  
樂義寧二王遂訐恪減祿米改枝肘諸事帝遣給事  
中李漢等劾之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  
平二王之忿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勅切責命  
湖廣巡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間恪當去為之罷市  
泣而送者夾道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三千為贖  
恪揮去且自責曰吾乃不為人所信如此既抵湖廣

值興王就國安陸其中使携鹽數百艘押賣于民  
大擾恪捕治其爪牙鹽阻不行其黨遂密構于帝居  
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  
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雖不肖生平未嘗有  
所攀援今日恩命出臣意表臣義不敢干清議速官  
謗請賜罷黜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濫索工匠者悉  
執不予怨言屢聞不為動久之考績入都得疾遂致  
仕且卒戒其子勿請卹曰吾受國恩深未有以報勿  
重吾過朝廷聞賜卹如制恪性嗜學居官砥節奉公  
苟利于民必信其志屢條列利病每一疏出措紳傳

誦馬

朱瑄字廷璧，鄆人。成化五年舉進士，即奔祖母喪。三年不至城市，既終制，謁選知府。璫以白金瑄辭曰：「筮仕方始，公宜有所教，奈何橫賜？」及此，知府為改容授工部主事，督通州倉，榷蕪湖閘，積羨皆無所私。以兵部郎中分賑陝西，鳳翔活饑民數萬，出為河南左叅議，轉右叅政，撫輯流庸，復業甚衆。璫以河南地多平陸，諭時不雨，即赤地千里，因考求古蹟，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南陽召公許州秦祇諸渠，懷慶方口汝州魏陂諸堰，及他舊陂，皆可濬治。白巡撫徐恪以聞。

勅瑄專董其事瑄乃隨在置牌藩州豪右兼并者悉  
釐正水利大興進右布政使河決張秋承都御史劉  
大夏檄共築塞黃陵岡口河患遂息弘治八年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漕三江下流以殺湖水疏孟漬  
諸河通漕自蘇州至崑山經沙湖舟多覆溺盜賊出  
沒瑄為甃石作長堤樹柳其上太倉鎮海二衛軍民  
雜處難治建議置太倉州嘗上言蘇松常杭嘉湖六  
府祖當天下百四十府賦額宜倍加寬恤減歲辦雜  
徭使盡力南畝供租稅瑄興利除害實心幹濟所至  
皆有功德于民性貞介有守有執政者索夫船運土



築堤治丘壠瑄拒之曰歲饑民用難朝命猶將爭之  
吾能媚人耶居三年得風疾醫言須鹿血和藥有獻  
者瑄破斗取血僅足即還之病愈懇乞致仕生平不  
言財利歸之日饗殮不給都御史王璟以賑荒至魏  
未四十石瑄謝曰方賑饑民寧及饑官乎固予卒不  
受有司欲為樹坊瑄恐煩民力辭之市兒剪紙錢為  
戲旁一兒曰未都堂不愛真錢何事假錢耶家居七  
年中外交存而瑄遽卒家人不能具殮至稱貸畢事  
焉孝宗朝大臣清節最著有歸德潘禮賢鷓鴣張撫禮  
字嘉會天順四年進士由戶科給事中累遷太僕寺

卿進工部左侍郎督易州山廠薪炭故有贏利禮  
一無所私朝議嘉其廉故領廠事最久比解任敝衣  
之外圖書數卷而已家居盜入其室僅粟數升盜驚  
顧叩頭曰使在官者皆若公我輩敢為盜耶禮飲之  
酒皆太息而去正德初巡撫韓邦問奏其清節有詔  
慰問有司月給米三石撫字世安成化中進士歷刑  
部郎中凡大吏有犯他曹莫敢決者以屬撫無不立  
剖弘治時積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武宗立乃罷撫  
持身清苦終身布衣蔬食所得月俸嘗寄之公帑一  
室蕭然妻子不免寒餒撫亦不顧也頗尚矯激行事

或不情李東陽稱為一節之士云

羅明字文昭南平人成化初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浙  
改按廣西時密詔鎮守中貴黃沁貢禽鳥明抗疏請  
止之還掌河南道事帝嘗範白金為真武像遣中官  
送武當山奉祀明率全列疏諫又以災異陳修省事  
宜言鑿輿游幸南城西苑賜賚無度非敬天弭災之  
道禮部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得罪久廢中旨起  
官南京明等與六科交章言不可帝不納遷陝西副  
使撫治漢中地多深山茂林為逋逃藪明奏鼓白河  
縣安輯之內艱去民遮道泣送服闋起故官擢按察

使歲饑列上救荒十二事多允明遷雲南右布政使  
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弘治初明言近鎮守  
分守中官競尚貢獻名為採辦實剋軍資或巧奪番  
人犬馬珍玩萬里遠輸公私重擾陛下登極詔書盡  
已停罷而此曹貢納如故乞嚴禁止帝即從之甘州  
城北有湖數千頃多草舊聽軍士採取後盡為中官  
武將所據軍無所得利則多逃亡於是逋馬價及草  
束皆累見戶代償明請量給諸臣餘歸之官募人採  
草以其銀償逋許之明官陝久熟知利病所張弛及  
進退邊將皆協輿論又請增貢士額製古樂舞器以

易文廟俗樂造人益善之二年冬召拜工部右侍郎  
未聞命卒全時為巡撫者刑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  
初進士知獲嘉縣民狡獪多盜表專尚德教均徭賦  
復流民千七百家建社學訓子弟久之盜賊衰息治  
行開賜勅命尋擢知彰德府坐典王府爭事調衛輝  
並有善政歷四川左布政使歲災大發廉賑貸全活  
數萬人茶課逋者三百餘萬斤表言宿逋難追請斤  
徵銀一分充松潘餉從之弘治三年就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其地時屯卒患凶年追呼率棄田不耕表與  
卒約沿邊閒地任開墾課耕不課稅行之二年得羨

乘數萬石尋卒家無贏貨王沂字希魯武進人父傑  
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肅沂登成化十一年進士歷禮  
部郎中西域貢獅子希重賚又有貢刀劍數至二萬  
者沂言是求且無厭宜損其賜直因定數以上帝悉  
從之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諸府時賦役繁重沂力為裁損潯沱河  
溢壞真定民田廬築堤捍之奏免雜辦二年民賴其  
利而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襄城張淮巡撫河南右  
副都御史弋陽鄭齡皆起進士有政績聞於時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早有志尚從河津薛瑄游

以學行聞鄉里舉成化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見其鄉邊事日殷水旱繼作因建言八事多採  
納遷太原知府大得民和賜誥旌異秩滿巡撫邊鋪  
請增秩留任乃進右叅政治府如故又三載改左選  
治司事旋擢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六府禹操行潔素所至務惠民在廷咸知  
其賢故浹歲再遷遂為巡撫既抵任以所部多盜難制  
下令府縣沿塗築牆禦盜使不得入即入亦易獲由  
是版築大興民頗怨讟中官蔣琮出守南京道其地  
以聞乃召為戶部右侍郎後遂罷居三年謝病歸卒

築墻之役當時見煩擾後行旅由其中者盜果不敢  
犯繼者因而修之而蒙其利云

王霖字景明上海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歷部中屢辨疑獄為侍郎王恕所知有能聲出為  
黃州知府俗健訟霖善斷決訟為衰息境素有火災  
及虎患江水嘗暴溢壞民廬至是咸不為害民愛信  
之居九年賜誥旌異累遷江西按察使弘治初恕掌  
吏部用霖太僕寺卿霖以馬政廢弛條上十事行之  
宿弊悉釐焉漸蓄息畿輔山東河南積逋課馬至萬  
餘匹民艱于得馬久不能償霖請令折價公私便之



尋用荐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旱大饑霖屢疏  
乞免漕糧臨清閭稅請改徵米濟賑又請募隣境富  
民輸粟授冠帶及散官聽臨清德州旁近民赴倉受  
米先賑貸而後平糶帝多報可霖簡廉能吏計口分  
給流聚城郭者煮糜食之病予之藥死者給棺自五  
年至六年秋先後發米二百七十六萬石銀三十七  
萬四千兩有奇活饑民二百六十三萬餘人流移復  
業者萬三千八百餘戶召拜大理寺卿毋憂以毀車  
霖為人務和厚所與交無不歡洽雖與隸亦鮮有怨  
之者故別歷三十餘年所至皆得美譽焉

楊峻字惟高進賢人成化二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有  
治行徵授御史清軍湖廣摘奸發弊吏莫能欺先是  
天下衛所有三戶充一軍者軍既積功授官復勾貼  
戶補其役民間苦之以峻言除其制權廣東僉事歷  
浙江按察使有報父讐論死者峻嘉其孝辨出之進  
左布政使浙江舊不制巡撫總兵官凡軍民大事率  
布政使任之峻盡心規畫庶政畢舉鎮守中官恣橫  
峻面數其罪取鐵鉞欲與駢鑽詣京師乃稍斂敢巡  
按御史屢荐稍遷南京光祿卿上供器物定制外悉  
從減省故事歲進酒十萬罌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多

獲罪峻請命廵倉者監之宿累始除嘗建言請做唐  
宋之制令宗室將軍中尉子得充諸生應舉登進士  
者除王府長史鄉舉除授審理吏部謂非祖宗立法  
意格不行峻性端嚴未嘗悅人以辭色人亦多不悅  
之以此不獲大用弘治十六年致仕去所居與縣治  
鄰家居十年足未嘗一涉其庭親終廬墓至老生日  
不舉宴服食儉素有人所不堪者篤於故舊盛衰如  
一卿邦重之子二和四川提學副使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  
史廵鹽兩浙力祛宿蠹豪捐斂手還掌河南道事司

諸道章奏十五年以四方災傷率全列陳時政請蠲  
兩畿山東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逋租及所  
貸錢穀申禁權豪家毋侵奪民產遺官清天下刑獄  
因劾尚書楊鼎玉復薛遠侍郎錢濬宜罷帝多採用  
之介疏敢言遇事不可輒率全列論奏忤帝意兩隄  
于廷卒不悔九載滿權大理丞進少卿弘治改元遷  
右僉都御史代張錦巡撫宣府尋召佐院事四年以  
毋憂歸帝虛其位以待終喪還任歷兵部左右侍郎  
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連營三十里邊臣告急命介  
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畧之北至寇已退乃

人修戎併清軍士為私家占役者得萬二千人復召募萬五千別為營伍選將訓練大同舊有官田萬餘頃分軍墾種收其租謂之牛具錢至盡為勢要所據而軍以追賠馬價鞭笞甚苦介悉還之軍以其資為馬價費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遣條漸飭而得疾遽卒贈尚書介通達政體處事嚴密慎取予其卒也家無餘資士論以為賢子昆字承裕弘治初舉進士歷禮部主事中官何昂建言下獄臺諫救之成被責昆上言頃言官論救何昂陛下非惟不聽其言反詰所從聞臣竊以為過矣夫昂近臣也而直言

之禍如此况疎遠者乎科進言官也而不得其言如此况他官乎當求言之日而進言之難如此况平日乎苟言官喪氣萬一有事闕廟社誰復履危為陛下言者乞納其言宥以不罪弗聽父憂歸起改兵部帝將建延壽塔於城外昆又疏諫正德初羣小用事昆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宦戚請乞節中外侈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吏得庫中遺篋密以送昆昆不受會裴啓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素鄙尚書劉宇以事見忤宇踏于劉瑾遂貶知解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畧哈

參兵部尚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坐微下吏  
法司言昆數効力設謀力遏強寇功不可掩帝不從  
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復官巡撫順天尋召為  
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  
昆承制曲赦之還請收卹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  
遇疾歸久之卒昆居官廉靜其位與父同名行亦相  
似

張錦字尚綱岷州衛人初為僧已為道士久之請書  
始易儒冠習舉子業邊人皆笑之錦力學不怠教者  
友重廉節儼然儒也舉成化五年進士岷州之有進

士自錦始試政刑部有富民坐法當死權貴為之地  
錦不可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勤敏強幹尤精法  
比錄囚山東疏理寃滯疏平允進郎中出賑真定諸  
府饑平糶勸分蠲逋負舉婚嫁給牛種掩道殍尤不  
給者煮糜食之築行唐隄千二百丈以禦水災蠶桑  
強武邑民之被誣為盜者時論翕然稱焉奉命偕中  
官尚亨勘方山屢成二王府大獄其實論報不為勢  
撓擢大理寺丞再出治岷襄二王府獄累遷右少卿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張成楊聰叅將繩律  
等不職劾而寘之法嘗登陴見一武弁冢亭臺甚麗



怪問之其家立撤去邊報稱至守將請發禁軍孝宗  
道中使執議錦言寇騎出入無常但堅約束嚴斥堪  
寇自無患禁軍不必遣帝從之竟亦無他請定天下  
武舉歲貢額著為例父憂歸弘治四年起撫保定未  
任改刑部左侍郎安遠侯柳景為都御史秦紘所劾  
賊鉅萬屬責倖祈免錦卒論如律久之以繼母艱去  
服闋遇疾請告卒於家錦後為侍郎有聲者有儀封  
楊謚豐城熊懷曲阜魏紳謚字文寧錦同年進士知  
崑山縣治最徵拜御史歷大理右少卿弘治初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謚持身端慎為政務嚴肅下不

故欺勢豪侵據屯田墾而還之軍者千有餘頃在鎮  
五載遣僉修舉召還贊臺事廷臣推謚佐工部為諸  
御史奏留已進左副都御史十一年遷兵部右侍郎  
卒懷字性安天順初進士由刑部主事知廣平府擢  
象強興水利賑饑荒治為畿輔冠此去民為立祠歷  
廣東左布政使懷嚴重察言笑簿嗜欲言論侃侃所  
至號稱職為吏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刑部缺左  
侍郎恕再以懷名上又屢推為巡撫皆不用恕怪詢  
其故常輔者應曰我素不識懷何如人蓋懷篤行自  
守未嘗通問政府也久之始遷南京光祿卿尋進南

京刑部右侍郎致仕紳字廷佩事母孝母沒廬墓三年成化中舉進士歷刑部郎中雅有器局尚書何喬新荐之擢南京大理寺丞讞獄善馭正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稔奏減田租四之一築偏頭關迤西邊牆四十里增墩堡五十餘又拓寧武關城創營舍二千楹募土兵資之久之進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歲大饑議止織造省力侵督有司力賑濟武宗立召為刑部右侍郎卒

周孟中字時可廬陵人年十六侍父詢分教嵎縣問學於鄉先生王純慨然有求道志舉成化元年鄉試

下第歸提學僉事潮陽李齡羊白鹿洞書院延主教  
事取朱子學規程端蒙董銖學則嚴課之士知信嚮  
五年舉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聚徒授學為尚書崔  
恭所重遇考察多所咨決擢福建提學僉事弘治初  
歷陝西提學副使孟中兩督學政以正學取士士皆  
嚮風就拜按察使貞憲飭紀嚴而不苛南京給事中  
楊廉御史李情等交荐遷浙江右布政使未幾改廣  
東左布政使中官採珠者歲僉大戶解納輒肆腹削  
盡籠商賈之利益中司我在敢復爾耶即移牒詰之  
曰珠誠難解者可送司附貢物以行吾民不堪侵虐

即不獲命當具以實聞中官氣沮而止民嫁娶後期  
喪葬不舉者皆有禁風俗為變治行冠當時十五年  
入覲吏部特請旌擢而孟中堅乞骸骨帝嘉之命以  
右副都御史致仕卒於家孟中之學本於主教以朱  
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因號畏齋生平落  
落寡交游所與全志者羅倫陳獻章胡居仁周瑛張  
元禎數人而已全時長洲劉果字世熙由進士累官  
四川僉事修都江堰興水利遷湖廣副使朝議括流  
民戍邊所在沟懼果急白上官驗文引及生業以定  
去留民乃安三遷江西左布政使天下朝覲官劉瑾

皆要重賄果故無所賣力拒不應士論稱其剛正瑾  
誅果以時望當遷擢力丐罷吏部言果歷職廉勤甘  
於恬退宜褒以風世詔進秩如孟中

徐鏞字用和興國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巡通州倉念漕卒困括剋為定收納常則奏之著為  
例時漕大通河鏞獨疏言不便既而漕舟果不達巡  
按福建振肅風紀上疏言所部星變地震歲旱海溢  
災變非常而歲貢魚鳥花木大擾民間請賜減免福  
州建寧二府歲徵礦銀萬三千餘兩民力絀不能辦  
乞停罷福建僧田一寺或至萬畝而貧民無立錫地

請自五百畝以上收其半以業貧民鹽場諸使舊獨  
不給俸宜如例均給詔貢物如故銀課汰十之三餘  
從其請十九年與全官劾罷兵部侍郎李敏遠東巡  
撫王宗彝太僕卿楊拯少卿霍賁頃之復與同官劾  
汪直八罪並及其黨王越陳鉞戴縉張順吳綾等諸  
人遂得罪明年正月帝以京師地震下詔修省旋復  
舉慶成宴舖以為非上下交修之義與全官何璘請  
罷之帝怒命錦衣衛執訊謫鎮原縣歲饑言於上官  
移民就食又禱於神請罰止其身勿為民咎修倉舍  
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賙貧乏代流亡輸遺課多

復業者調煩臨潼父老泣送之弘治初用荐擢淮安  
知府歲稔民饑鑄並修糶賑法循行鄉邑勸課農桑  
歲轉豐稔窮民無告者勸富室助其婚葬學校圮葺  
而大之淮故有廣盈倉歲收糧止四五萬石而設監  
收內官二人鑄疏乞召還不許歷遷河南左右布政  
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  
府鑄守淮時素知漕政之弊於是劾貪墨懲奸蠹軍  
民胥悅僅數月卒淮人祀之先鑄督漕運者仁和李  
昂崇州張璋昂字文舉景泰中進士歷青州知府墾  
田五千七百餘頃賑饑民百二十萬人流亡復業者



五萬三千家秩將滿民狀其善政三十四事詣御史  
乞留已遷福建叅政去民思之不置生為立祠歷山  
東河南左右布政使成化末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境為盜起立營堡練民兵教有新獲患為吏政弛概  
以法痛繩之頗興謗議弘治二年改督漕運踰年罷  
璋字汝器成化初進士擢御史屢遷陝西左布政使  
弘治改元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中官武將多侵  
據屯田私役健卒璋奪田歸軍勒私徒者還伍部內  
蕭然尋代昂督運生平端謹自守不求人知獨為王  
恕所器重歷官清苦不殖生產致政歸卒

韓鎬字民瞻盧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給事中弘治初遷浙江右叅議歲饑金華衢州尤甚貧民奪富家粟盜乘之肆掠鎬聞即抵義烏招之知縣諫毋輕脫鎬曰吾等之熟矣遂夜行先遣人諭之曰汝輩苦饑耳何罪吾來將賑汝宜速解散否則且剝滅不分饑民與盜也聞者感悟此明悉遁去鎬乃命發粟賑濟嚴立保伍相司察所部晏然進左叅政寧紹台溫四府濱海歲輸粟數十萬石於海下倉而邦縣糧長作奸詭稱出洋遭風覆沒還徵之民弊已積年鎬廉得實痛懲之遂絕進右布政

使海鹽捍海塘崩者數千丈衆議築之患無所得費  
鎬曰此易辦也塘雖圯石固在今糧長應追餘價銀  
數千兩令修塘一丈準銀若干田當其衝者亦令若  
千頃修塘一丈糧長若輸銀誠得修築則粟帛雜貨  
咸足雇役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改  
湖廣左布政使中使往來者多携私鹽抑責行戶索  
厚直或至破家鎬下令和買民賴不擾十五年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命甫下遽卒鎬有膽識敢任事  
所歷有能禁時語政事者必推之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早師事吳與弼以學行稱於鄉

舉成化八年進士授寧波推官治行最徵授御史出  
督漕運巡按河南清軍廣西並著風節弘治中遷山  
東副使歷浙江按察使欽清望風孚屬吏聞聲歛戢  
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僅六人而欽  
與馬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  
政使武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  
謫道死欽上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  
厭人心臣知岳為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  
陛下察岳非辜懲瑾饒賊疏至瑾屏不奏衛之時欽  
以山東民俗好酒淫酷廢禁市酷令濟南推官張元

魁蔡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養訴  
元魁與知府趙璜贖之乃已會有中使入境不得酒  
歸言於瑾瑾使偵事校尉發之欽等三人俱被逮下  
詔徵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而瑾憾欽未已撫  
前湖廣時小故下巡按御史遠問俄坐山東勘地事  
斥為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輸米六百  
石塞下又坐撫山東時以民夫給事尚書秦紘家下  
巡按御史遠問瑾誅乃復官久之卒與弼之門以官  
學顯者欽為稱首

林元亦莆田人初名善長後以字行更字秉仁舉成

化十三年進士吏部尚書尹旻偉其貌授工科給事  
中上言今進士限三甲未足盡人才宜做宋制增四  
五甲以任學校之職帝怒其紊舊制時方受命冊封  
占城遂罷不遣已復言事忤旨與蕭顛等六人除外  
任而无爾適遭母憂得免及還朝旻猶在吏部旻之  
調南京再以父憂去服闋赴都而孝宗已即位畱任  
禮科累遷都給事中弘治五年土魯番貢獅子元甫  
率全列上言西旅貢麋召公以為累大德穆王受白  
狼白虎荒服因而不至人主好尚胡可不謹今受蠻  
方猛獸陳之廟堂不可以侔儀衛驅之戰陣不可以

駕兵車矧性不革食惟羊是嗜奈何以有用之牲飼  
無用之獸不聽汪直王越謀起用諫止之明年災異  
求言應詔陳七事請汰傳奉冗官減齋醮及游觀浮  
費釋謫戍御史彭程弛京邑徭役償光祿積逋市價  
禁考察廢黜官妾訴發帑賑山東兩畿饑民因劾都  
御史劉瑞張瑋等六人不職帝多採用出為小東左  
叅政時所部告凶而有司議徵民賦石加五升併賑  
元甫以為病民止之德王妃薨欲大治塋域元甫不  
可王中諭再三元甫執愈堅乃易他人董役累遷陝  
西左布政使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

就督將士討破之蜀戡輸松潘餉經番中輟為邀奪  
副將韓雄禦之失利將卒多死廷議以元甫無將畧  
調貴州踰年又調雲南正德改元得疾三疏乞休卒  
於家元甫居官廉為人孝友耻言人過失僚友被誣  
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人知也子有孚進士授御史  
嘉靖初給事中鄧繼曾直言下獄兩廣總兵撫寧侯  
朱麒有罪被劾帝不問有孚抗章論之官終南京右  
副都御史從子有年有祿皆舉人有年歷官御史武  
宗遣中官迎佛烏斯藏有年疏諫逮係詔獄捕驛丞  
終衢州知府母死廬墓火至反風鄉人稱其孝有祿



累官安慶府同知宸濠反與知府張文錦戮力固守  
有功終瓊州知府元甫同邑黃璉字汝器成化初進  
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遷浙江叅議奏罷溫處二府  
銀治改官雲南嚴核屯糧武臣不得侵盜歲輸以足  
累遷貴州左右布政使平璉為人木訥簡朴而有雅  
量初在浙江以失文牒為巡撫御史張文所劾坐是  
久不調後蒞貴州文適謫為其司照磨初不修郡反  
力慰荐之人以是稱璉長者

張賓字廷賓單縣人成化十三年進士除睢寧知縣  
歲大水不待報發廩賑饑較戶貧富第徭役民服其

平御史張淮行部至民狀賓善政將入陳造為賓所見取而裂之御史疑民訟賓召訊故始嘆異稱其賢改補金壇歲亦大水以全災報巡撫怒遣他官驗之言災及九分坐誤報罰粟司宥有寃獄久不決因訴於上官願下賓治上官曰彼非我屬也因頷首言非張金壇誰不愛錢者上官為轉檄他司下之果得直課最徵為御史覈寧夏餉巡山海關按真定諸府咸有風概弘治初南京御史與中官蔣琮互相訐諸御史皆下吏謫賓率全列極言刑政失平因劾琮帝不聽尋出為湖廣僉事有知縣以佞得巡撫歡後被訟

巡撫下賓治屬曰此賢吏訟者宜罪賓竟寔之法改  
山西僉事太原城北廣袤百里無水賓為相地掘井  
王府人暴橫制之始不得逞民咸德之遷浙江副使  
代其長入覲全列言君無所責何以見朝責有鄉人  
為所部知府因有所獻賓不納垂索而行擢江西按  
察使巡按御史喬恕方嚴能斷三司畏之卑誦過甚  
賓獨以笏服見或止之賓曰此命服也如親天子又  
當何如耶每見御史請事必坐而盡詞御史不悅或  
以為言賓曰吾向亦為御史又數歷監司體當如是  
可枉也求竭我布政司林泮謁御史而趨賓急止之

曰公謫伯也何可效驛吏其伉直不回皆此類也正  
德初入為南京光祿卿大理卿缺廷推賓劉瑾惡賓  
不通問遣中旨罷歸家素貧及卒至不能舉殯全邑  
秦崇字智崇天順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憲宗嗣位  
上言今南京及邊鎮皆有文臣叅贊軍務何京營獨  
委武臣宜簡大臣一人共事格不行又陳徭役失均  
鹽鈔為民病及諸邊文武不和數事並見採納成化  
元年戎縣小都掌蠻叛四川貴州守將互奏失機遣  
宗及御史吳瑄往勦之諸將懼罪并力四川鎮將為  
成進自納賂貴州副將李安進自永寧皆會于江門

合擊敗之錄功崇及瑞俱增俸二級再遣都給事中  
崇在兵科十年隨事論駁外戚會昌侯孫繼宗既總  
宗營兵復勅其子錦衣指揮賢理衛事崇言不可使  
兵權萃于一門帝為寢前命督漕總兵官楊茂泰將  
表佑無功進秩劉聚求伯爵崇皆疏爭不納又奏言  
遣軍最勞苦而月餉給鈔皆赦惡僧道齋醮顧賜金  
帛此所謂外也請捐祈禳費以厚邊卒內府工匠及  
四衛勇士濫授職官武官輸粟者寵以世襲且令授  
任皆非制宜罷京師及四方新造寺觀宜盡撤燬士  
女毋聽出家章下所司惟令輸粟者止襲二輩餘不

能從也累遷南京太僕卿弘治初言揚州廬州舊養  
官牛二萬頭請止留十之一餘悉易貨輸官民以為  
便改應天府尹崇直勁有執微傷粗厲然慎持清節  
卒之日遺索蕭然僚屬賻之始克殮

論曰當孝宗朝士風醇茂一時縉紳大夫咸尚廉恥  
矜道義彬彬乎有虞曆元祐之風焉如徐恪以下諸  
人大率或列曹撫藩服其才猷操行並表著當時蓋  
儼然王國之楨矣可不謂盛歟